

真实的描述向世人再现世界巨人的智慧

世界巨人 大传丛书



他们在人类的进程中留下了明显的印记，他们的天才抚慰了世界的孤独与荒凉！

BIOGRAPHY OF THE FAMONS IN THE WORLD



CLASSICAL

普希金

PUSHKIN

文学艺术家卷

远方出版社

真实的描述向世人再现世界巨人的智慧
世界巨人 大传丛书



他们在人类的进程中留下了明显的印记。他们的天才抚慰了世界的孤独与荒凉！

BIOGRAPHY OF THE FAMONS IN THE WORLD



CLASSICAL

普希金

PUSHKIN

文学艺术家卷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巨人大传/刘卫伟. 远方出版社, 2006.1

I. 世… II. 刘… III. 人物传记-世界 IV. Z1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1667 号

书 名 世界巨人大传

责任编辑 刘卫伟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责任有限公司

规 格 850 毫米 × 1 168 毫米 1/32

印 张 460

字 数 40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书 号 ISBN 7-80723-072-X/I·28

定 价 1848.00 元 (全 66 册)

序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他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俄罗斯文学的鼻祖。他出身贵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学教养。在皇村中学学习时，受到当时爱国思潮和进步思想的影响，结交了一些未来的十二月党人（俄国的贵族革命家）为朋友。毕业后到彼得堡进外交部任职。在此期间写出了《自由颂》、《致恰达耶夫》等政治抒情诗，歌颂自由、进步，反对封建农奴制，挟击暴君专制，表现了开明贵族的理想，对当时的革命者曾产生过巨大影响。

1820年沙皇把普希金流放到高加索。不久又以他的无神论思想为借口，把他幽禁在他母亲的领地米哈伊夫斯克村。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为了拉拢他，把他如回莫斯科，企图使他成为宫廷诗人。终因普希金的进步思想和创作活动与统治阶级利益格格不入，引起了沙皇宫廷贵族集团的仇视。1837年沙皇及其党羽策划的决斗中，普希金受重伤而死。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是：“这个世界容不得我活下去。”

普希金是俄罗斯语言文学的创始者。他的创作奠定了近代俄罗斯文学的基础，宣告了它的黄金时代的到来，并哺育了一

代又一代俄罗斯优秀作家，因此被称为“近代俄国文学之父”。果戈理说：“他的作品，象一部辞典，包含了我们语言全部的丰富、力量和灵魂。”高尔基称他为“集前人之大成，囊括一切新奇和机智”的“一代诗宗”。

目 录

第一章	世纪的嘱托	(1)
第二章	“我怎能把我的好奶妈忘在一边”	(7)
第三章	“十月十九日”	(13)
第四章	自 EB 的颂歌	(23)
第五章	南 方	(31)
第六章	《鲁斯兰和柳德米拉》	(39)
第七章	拥抱自然	(47)
第八章	“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	(56)
第九章	俄罗斯第一位诗人艺术家	(69)
第十章	南方叙事诗	(82)
第十一章	《鲍里斯·戈都诺夫》	(91)
第十二章	“我不会不参加的!”	(102)
第十三章	唱着颂歌的阿里昂	(112)
第十四章	美人冈察洛娃	(122)
第十五章	波尔金诺的秋天	(134)
第十六章	《叶甫盖尼·奥涅金》	(145)
第十七章	婚后彼得堡	(159)
第十八章	《青铜骑士》	(169)

● 世界巨人大传

第十九章	《上尉的女儿》	(178)
第二十章	丹特士其人	(187)
第二十一章	诗人之死	(197)
第二十二章	“我不会完全死去”	(205)

第一章 世纪的嘱托

这是一个辽阔的国度，幅员广大，横跨欧亚。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森林茂密，平原宽广。这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比起我们古老的炎黄子孙，它还只能算一个小弟弟；但在美洲的一些民族面前，它又是一个兄长。这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它年轻的时候，便处在异族人的铁蹄之下；它成年的时候，又被野蛮的农奴制度所困扰。

深重的苦难磨炼了俄罗斯民族，美丽的大自然陶冶了俄罗斯民族，她既能忍辱负重，又真诚而开朗；既能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又目光远大、热情奔放；较之于法兰西民族，她要显得更为稳重和沉着；较之于日耳曼民族，她又显得更为谦逊和热情；而较之于不列颠民族，她似乎更富于灵气和活力。她好像介于东西方民族之间，兼容东西方民族的特点。

她和我们中华民族一样，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这语言在劳动中生就，在斗争中成长；深沉的民族性格滋润着它，美丽的大自然哺育着它。一位诗人曾这样描述它：

我们的语言华美辉煌，其中
有河流的辽阔和草原的苍茫，
有雄鹰的啼鸣和狼群的嚎叫，
有朝圣的歌曲、钟声和烟香。

——巴尔蒙特

马克思曾这样感叹：“俄语是多么的美，它有德语的一切优点，然而没有德语可怕的粗鲁。……俄语是最有力和最丰富的活生生的语言之一。”按理说来，这个国家就其民族的生命历程和拥有的语言潜在能量而言，本应能出现文化巨人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封建农奴制度使得俄罗斯长期与世界特别是与西欧隔绝，这就导致了俄罗斯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从文学上说，除了一部俄罗斯古代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可以进入欧洲中古文学之林之外，在 19 世纪之前，她确实还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人物和作品。

自然，后来一些俄罗斯文学史学者也按照欧洲文学的发展模式，为俄罗斯诗歌“规划”出一系列的发展阶段，如古典主义文学、启蒙主义文学之类，但这些“发展阶段”不但在历史进程上与欧洲不符，而且在内容和形式上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倒是青年别林斯基说了句实话，当他以一个批评家的深刻的洞察力回顾和考察 19 世纪以前的俄罗斯文学时，断然指出：我们没有文学。

自然，别林斯基这里所指的是一种具有俄罗斯民族精神、体现出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

这样说并非把 19 世纪以前的俄罗斯文学视为一片空白，

而是说到 19 世纪以前，俄罗斯还没有出现一位这样的文学巨人，其意义相当于但丁之于意大利，莎士比亚之于英国，莫里哀之于法兰西，歌德之于德意志，乃至荷马之于古希腊。

我们很容易证明这一点。比如说，罗蒙诺索夫（1711～1765）和杰尔查文（1743～1816）两位作家，他们在 18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可是把他们放到同一个时期的欧洲文学中，他们以及他们的作品能体现出什么样的俄罗斯的精神呢？除了他们的作品是用俄语（并且还不是后来被公认的成熟的俄罗斯文学语言）写就的这一点之外，他们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与法国古典主义是多么地雷同，且不说在艺术成就上远不及后者，仅从内容上说，它们几乎把欧洲古典主义的思想锋芒消磨殆尽。再比如说卡拉姆辛（1766～1826）和茹科夫斯基（1783～1852）这两位作家，他们在 18 世纪末乃至 19 世纪初，在文学界都有相当的影响。可是，在我们这部传记的主人公登上文坛后，他们立刻被他的光芒所掩盖，他们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不是在文坛上销声匿迹，便是在这位“后来者”面前公开认输。

1799 年 5 月 26 日，在莫斯科涅麦茨卡亚街（现改名为巴乌曼大街）的一座平常的房子里，诞生了一个婴儿，这就是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一时间本身也许就包含有某种特殊的意义，或者说颇有些诗意。这是 18 世纪的最后一年，渴求产生文学巨匠的俄罗斯仿佛憋足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力量催生了普希金，或者说，在这个世纪之末，普希金是带着整个 18 世纪的嘱托跨入 19 世纪的。俄罗斯太需要她的文学巨人

● 世界巨人大传

了，她已做了几个世纪的准备。而在18世纪，在她的怀抱里已出现了一些先兆，她已感受到缪斯那频频投来的目光。她带着激动和喜悦注视着这个皮肤黝黑、双眼明亮的孩子。要知道，这个孩子的降临意义非同寻常，它是一个吉祥的兆头。事实上，在普希金诞生后不到30个年头的时间内，在俄罗斯诞生了多少文学大师：1803年——丘特切夫；1809年——柯尔卓夫和果戈理；1811年——别林斯基；1812年——赫尔岑和冈察洛夫；1814年——莱蒙托夫；1818年——屠格涅夫；1821年——涅克拉索夫；182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1822年——费特；1823年——奥斯特洛夫斯基；1828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

而5月26日对俄罗斯文学来说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不仅是普希金的诞辰日，同时又是普希金的作品的最深刻的理解者和评论者别林斯基（1811~1848）的忌日。命运和缪斯就是这样把这两位对俄罗斯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伟人联系在一起。

这个孩子——未来诗人的姓名是纯俄罗斯的，然而他的皮肤、眼睛以及那厚厚的嘴唇却又透露出另一种信息，他身上似乎有别一种血缘，让我们由近及远看一看他的列祖列宗。

从他的父名来看，他的父亲应该叫谢尔盖·普希金。1786年夏天，近卫军青年军官谢尔盖·普希金在彼得堡结识了他的一个远房表妹纳杰日达·奥西波芙娜·汉尼拔，俩人一见钟情。这位少女有一种独特的美，微黑的皮肤，略长的眼睛，鹰一般的侧影，这样的面貌和身姿在一般俄罗斯少女中是很出众的。人们送她一个“美丽的混血儿”的绰号，而她

自己一点儿也不忌讳这一点。其实，她的姓氏就与众不同，这是一个非俄罗斯固有的外来的姓氏——汉尼拔，这个姓氏在人类的古代社会早已如雷贯耳，那位曾经征服过罗马的迦太基人的统帅便是这个姓氏。纳杰日达·奥西波芙娜的祖父是阿比西尼亚黑人，这样，在她身上就有四分之一的非洲人血统，推算下来，普希金身上则有八分之一的非洲人血统。

阿比西尼亚人是怎样来到俄罗斯的呢？这还要从彼得大帝时期说起。纳杰日达·奥西波芙娜的祖父原名叫依勃拉吉姆，本是阿比西尼亚一个小王子的公子。在他出生不久，阿比西尼亚遭到土耳其人的入侵，他便作为人质被送到了君士坦丁堡。此间，恰逢彼得大帝派人到土耳其，物色几个聪明伶俐的黑人小孩作为宫廷侍从，年仅8岁的依勃拉吉姆又被带到了俄国。依勃拉吉姆到俄国后改名为阿勃拉姆·彼得罗维奇·汉尼拔。此后他的生活充满戏剧性，由于他才智超群，被彼得大帝看中，此后他官运亨通，从皇帝的贴身侍从到私人秘书，以准将职衔升任为俄国工程师总长。虽说他在婚姻上出现一些纠葛，但这对他的仕途却无太大影响。在彼得皇帝去世后，他又受到伊丽莎白女皇的恩宠，1746年，女皇封给他一大片领地，即包括后来为人熟知的著名的“米哈依洛夫斯克村”在内的位于普斯科夫省奥波切茨县的庄园，同时他还获得500名农奴。1781年，汉尼拔以84岁的高龄去世，此后他的后代就世居在这块领地上。

老汉尼拔留下11个子女，虽说他的后代显然没有他那样光耀的历史，但至少有两人也功名不俗。一是长子伊凡·汉尼拔；另一个就是他的弟弟，即普希金亲外祖父奥普西·汉尼拔，虽说他的业绩要远逊于他的兄长，但他却因他的亲

外孙普希金而扬名史册。

普希金的父系的家族史也值得一书。这是一个具有叛逆精神的贵族家族，其远祖曾有过英雄业绩，但桀骜不驯的性格使它长期未进入上层贵族的行列。直到18世纪中叶，即这个家族发展到诗人的祖父这一辈分上，才在政治上获得一些声望。到普希金父亲这一辈人上，这个一贯在军界或政界中为官的家族，第一次转向了艺术。普希金的伯父瓦西里·普希金在当年已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诗人，与当时的一些有名的文学家都有密切的交往。而普希金的父亲谢尔盖·普希金一直热爱诗歌艺术，到晚年都还写诗。虽说他们在文学上都未取得什么大的成就，但他们热衷于缪斯的气质和他们营造的生活氛围多少也会给后代一定的影响。

小普希金就诞生于这样一个家庭。在他身上流淌着俄罗斯艺术家的血液，而在这血液中，又有非洲冒险家的因子。如果说东西文化板块的碰撞会孕育出新的文化的火星，那么，南北血缘的交融会不会产生奇迹呢？

此刻，初临人世的未来诗人躺在摇篮里，他嗷嗷待哺，是佳要用乳汁来养育这个天才呢？缪斯选择谁来看护这个诗歌的宠儿呢？

第二章 “我怎能把我的 好奶妈忘在一边”

普希金出世之时，正逢暴君保罗一世的恐怖统治面临崩溃之际。关于这个暴君，普希金后来写道：“我一生见过三个皇帝，第一位是保罗一世，他命令保姆给我摘下帽子，他不能训斥我，却把保姆训斥了一通。”据说，在保罗一世在位时；他所到之处，人们都要向他鞠躬敬礼，连当年刚满一岁的小普希金，也不能例外。其暴虐程度由此可见一斑。1801年，保罗一世被刺，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上台，采取比较温和的自由主义政策，放松了书刊检查，特别是放松了对外国书刊进入俄罗斯的检查，开办了一些新的高等学校。自然，这些措施是表面化的，但文学却“乘隙而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遇。在大量涌入的欧洲思潮和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俄罗斯一走进19世纪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文学复兴”。

普希金童年可以说是在充满着诗歌和文学的氛围中度过的。在社会上，是一片“复兴”的景象，出现了一批有才华的诗人，如茹科夫斯基、巴丘希科夫、维亚泽姆斯基等，克

雷洛夫又开始发表作品，文学杂志也不断出现。

和许多俄罗斯的贵族之家一样，普希金的家庭也弥漫着浓重的文化气氛。父亲谢尔盖·普希金爱好文学，尤其崇尚法国文学，对莫里哀还颇有研究。他精通诗歌和戏剧，甚至能出口成章，是一个写“即兴诗”能手。但在普希金的亲人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还要算他的伯父瓦西里·普希金。如果说普希金的父亲还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或者顶多是一个业余高手，那么他的伯父的一只脚可以说已跨进了职业诗人的行列。他关心侄儿的成长，教他写诗，用普希金自己的话说，伯父是他的“诗父”。

瓦西里·普希金研究过各种诗歌的体裁，作为抒情诗人，他的才赋并不算很高，但他的语言却很规范，这一点甚至得到当时的大诗人茹科夫斯基的赞赏。此外，他的长处在于那种“写实”的风格，在于那种语言的明白、准确和流畅，这些特点在当时以抒情为时髦的“前浪漫主义”时期，显然是有些“不合时宜”的，但对初学者来说却十分必要。也许是受到伯父的这种特点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也许是普希金的本身的个性一开始就十分顽强，未来的诗人在开始学诗时，尽管他曾努力地学习过茹科夫斯基的格调，但他始终和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诗歌格格不入。

普希金家庭的文学氛围还表现在频繁的文学沙龙上。由于父辈们都热爱文学，一些文学家和诗人常常光顾他家的客厅，当大人们在高谈阔论时，小普希金总是默默地坐在一旁倾听着。据普希金的父亲回忆，一次，当时的大作家卡拉姆辛来访，与他聊了很久。而此时，小普希金认真地听着卡拉姆辛的谈话，两眼直盯着他。

除了喜欢听大人们的谈话以外，小普希金也特别喜欢他父亲的书房，在那里他贪婪地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法国文学作品。虽说有些书他似懂非懂，但也读得津津有味，就是伏尔泰的著作，他也照读不误。后来，在一首诗里，普希金这样谈到了他童年对伏尔泰的印象：

在很久以前，
在我那无知的童年，
有一个秃头老汉，
他嘴唇微闭，目光闪闪，
微笑时就皱纹满面。

据普希金的弟弟列夫回忆，他的哥哥在 11 岁时，就记住了全部法国文学作品。

普希金一诞生到人世，就赶上了一个对文学家的成长来说是最好的时机，普希金真可以说是“生得逢时”。他沐浴着来自社会和家庭的文学之光，感受着父辈们营造的诗歌的氛围，徜徉于书的海洋，在这样的环境里他的天才会得到蓬勃的发展，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改变他的志向，如果他一直在这样的环境中，他肯定能够成为一个诗人，一个文学家，他肯定要远远地超过他的父辈，甚至有可能成为卡拉姆辛或茹科夫斯基那样的作家。至于他能否有更远大前程，至少到目前为止还很难说。因为滋养这颗天才的种子的土壤虽说也算丰富，但总有些先天的不足，或者说它先天缺“钙”，而没有这种“钙”，任何再优良的品种，也不会长成参天大树。这“钙”就是——人民的情感和精神。

● 世界巨人大传

俄罗斯贵族社会是建立在人民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农民和农奴的血汗上面的，俄罗斯贵族地主的残酷和奢华并不亚于其他的国度。他们居住在城市，靠从农奴身上榨取得来的资财享尽人间的富贵荣华。在 19 世纪初期，贵族社会中弥漫着模仿西欧、追求享乐之风，几乎在每一个贵族之家，都有外籍家庭教师特别是法国家庭教师，谁家要是没有法国教师，那简直是一种耻辱。当时只要是法国人，不论有无文化素养，哪怕是巴黎来的仆人，在莫斯科也会被名门望族争相聘请。据说，当时莫斯科的一家报刊上，曾登载过一则这样的求职启事：“一位德籍的养狗员欲求本职或充任家庭教师。”

此外，在每个贵族家庭里，都少不了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法国哲学家和文学家的著作，少女们讲法语远比讲俄语流利，小伙子能纯熟地背诵法国诗人的诗句，却不会用俄语写一张便条。与此同时，这些家庭都规模巨大、成员众多、奴仆成群，有的大户人家要养活两三千人之多。据说，当时在一位伯爵的饭桌上，竟有半数客人是陌生人。在欧洲，斯拉夫人素以好客和慷慨著称，这话看来并无多少虚假。

普希金的家庭也难越这一樊篱。普希金的父母热衷于社交，把教育子女的工作交给家庭教师，把抚育他们的事情则交给保姆。再加上小普希金长得呆头呆脑，不讨母亲的欢喜，因此在家庭里备受冷遇。

在今天看来，普希金的幸运不仅在于他“生得逢时”，也在于他在儿时遇上了一个好奶妈，这个来自生活底层的俄罗斯妇女，生性快活，感情纯朴善良，阅历丰厚，并且她还